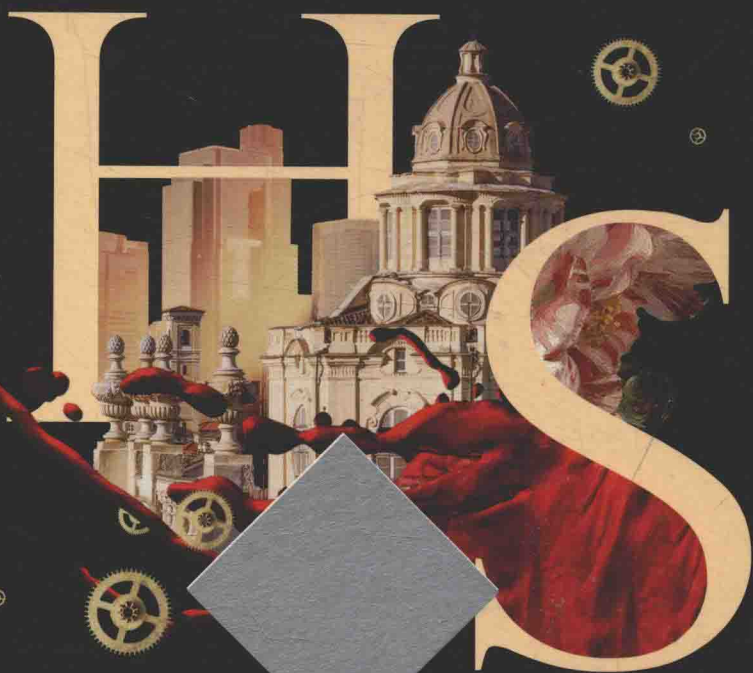


S&H My
Heart

美人为馅

丁墨 [著]

A E H K



L R S T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

美人为馅

丁墨 [著]

H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为馅/丁墨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4(2016.3重印)
ISBN 978-7-5500-1360-5

I. ①美…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9116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美人为馅
作 者 丁 墨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徐玉华
责任编辑 游灵通 钟莉君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封面设计 郑力琿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25.25
字 数 53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5500-1360-5

赣版权登字: 05-2015-1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001 | 第一章 美人依旧 | 088 | 第九章 痴心贪恋 |
| 011 | 第二章 法医司白 | 099 | 第十章 始知相思 |
| 019 | 第三章 刑警韩沉 | 110 | 第十一章 命运重逢 |
| 029 | 第四章 夜色撩人 | 122 | 第十二章 跑酷情缘 |
| 039 | 第五章 他的冷漠 | 139 | 第十三章 孤独杀手 |
| 050 | 第六章 心爱的人 | 152 | 第十四章 城市游侠 |
| 062 | 第七章 子夜追踪 | 166 | 第十五章 死亡游戏 |
| 073 | 第八章 瞬间心动 | 177 | 第十六章 我的英雄 |

目 录

CONTENTS



188	第十七章 亲爱的T	288	第二十六章 携手相期
197	第十八章 疑似曙光	299	第二十七章 推理之魂
207	第十九章 一群蠢货	312	第二十八章 师兄蒲柏
218	第二十章 他一个人	324	第二十九章 初见疑云
230	第二十一章 T的刑堂	336	第三十章 他的面目
241	第二十二章 忠狼觉醒	355	第三十一章 画中之画
254	第二十三章 模糊的你	369	第三十二章 模仿杀人
267	第二十四章 非你不要	384	第三十三章 弃爱半生
275	第二十五章 跟我回家		

美人依旧

太阳升起时，江面笼罩上一层磅礴而隐约的金光。远处的江轮，一艘艘从桥下缓缓地驶过。雾霭散去，天空划过飞鸟。城市逐渐露出轮廓，如同巨兽在晨光中抬起了头。

八月，江城。

炎夏已至。

白锦曦觉得自己分明待在这个城市最热的角落里。

素色夜总会的后巷，闷热简陋的面包车中，她已经在里头“蒸烤”了一整天。

她烦躁地用手撸了撸黏糊糊的长发，不让它们被汗水沾在脖子上。身旁的周小篆看了看她，一脸的不赞同，“既然行动不方便，就别留长发。老大，你干吗在这种无聊的小事上一根筋啊？”

白锦曦淡淡一笑，没答。心中却想：你才一根筋！老子好歹是分局警花，还上过电视，形象很重要。你懂个屁。

两人相对无言，继续憋着劲淌着汗，原地埋伏。

这次的“扫黄”行动，是由市局统一布置，全市范围大张旗鼓地展开。白锦曦和周小篆虽是刑警，但他们所在的官湖派出所，是个不足三十人的小所。所以一旦有大规模行动，都是所有人一哄而上，不分工种。今天，他们就负责“围剿”这家疑似有黄赌毒活动的夜总会。

好不容易，天黑了。

华灯初上，空气里终于透出一丝凉意，隐隐夹杂着不明的香气。

两个路人从巷子口经过，俏生生的脸蛋，吊带热裤、长腿细腰，格外惹眼。周小篆忍不住感叹道：“你说你们女人夏天穿那么少干什么？知不知道是性侵害案、抢劫案高发期啊？都是这些白大腿惹的祸啊！”

却没听到白锦曦搭腔，他转头一看，她正转头瞅着车窗玻璃，捋了一下刘海，又抬了抬下巴。周小篆不用想都知道她在比较什么，忍耐地开口道：“咱能不那么臭美吗？”

白锦曦道：“不能。”

“靠！”

这时，沉寂许久的对讲机里，终于传出一道洪亮而富有激情的中年男声：“各小组注意！我是所长。五分钟后展开行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让市局的同志看看我们官湖所的风姿！谁拖后腿、掉链子，扣谁下月奖金。完毕！”

白锦曦和周小篆虽然平时跟所长插科打诨惯了，但这种紧要关头，还是立刻敛了笑，对表、整理手铐警棍、倒数计时。

行动开始了。

所长一声令下，十多个警察从四面八方涌出，瞬间将夜总会前前后后围了个水泄不通。白锦曦和周小篆动作最快，别的警察刚冲进大堂，他俩已经甩开数名驻场保安的阻挠，一跃跳进吧台里，一把将企图通风报信的店经理扣在桌上。

场面立刻被控制。

大厅里的音乐戛然而止，小姐们簇拥而立、大惊失色，雅座里的客人们面面相觑。

白锦曦对这些“小鱼”没兴趣。她一阵风似的，带着周小篆迅速冲上二楼，开始一间间包厢的突击排查。

在清理了三间不堪入目的情色包厢、一间颓靡凌乱的吸毒包厢后，白锦曦发现了异常。别的包厢，小姐、嫖客、吸毒者……全都闻风而动、夺路而逃，整条走廊乱成一锅粥。唯独尽头这间包厢，始终房门紧闭，安安静静，好像根本没有人。

而当白锦曦蹑手蹑脚走过去，耳朵贴到门上，却听到了一段空灵、诡谲又激荡的旋律。

《Hunger》。

电影《黑鹰坠落》的主题曲。

门缝里还飘出咖啡和香烟混杂的气息。

咖啡味很浓郁，绝不是夜总会常用的速溶咖啡，而是现磨的。香烟味也很重，看来有人闷在房间里，抽了很多。

白锦曦从腰间抽出警棍，熟练地在手里掂了掂，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即使穿着警服，那模样也够美够贱，走廊里被扣押的客人们看得眼睛都直了。

周小篆跟在她身后，捏着嗓子轻声问：“老大，撞门？”

“费那劲儿干什么？”白锦曦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是刚才从吧台上顺来的。

咔嚓一声，门缓缓被推开一条缝。白锦曦跟一只猫似的，贴着门缝刚要往里探，身后周小篆激动的声音已经传来：“不许动！警察！”

白锦曦真想踹他一脚啊！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房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搞不好就藏着一个大毒枭，也说不定对方已准备好刀枪立马就要火并，立功的时候就到了啊！谁知周小篆破嗓子这么一吼，他们还能有什么先机？

骑虎难下，白锦曦只好把警棍用力地往前一挥，大声喊：“警察！都别动！”

房门已经完全被推开。

一个身段窈窕的旗袍美人，站在房间正中，惊讶地望着他们。她约莫二十四五岁，长相俏丽，眼神清澈，但眉宇间风尘味也很明显。

白锦曦迅速地扫视一周。

好家伙，别有洞天啊。

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一间非常幽静雅致的古舍。素白的窗棂旁，一盆清俏的兰花正在盛开。梨花木卧榻旁，悬挂着两盏八角琉璃灯，将整个房间映得朦胧古意。一侧，还有座巨大的红木屏风，勾勒着江河日月与星辰。

周小篆有点被眼前的所见震住了，一时没吭声。

白锦曦示意他先把小姐带出去，自己则望向屏风之后。

那里还坐着一个男人。

屏风遮住了他的大半身形，白锦曦仅能透过四周的镂空格，看到他穿着纯黑色的衬衫。修长的骨节分明的手，放在膝盖上，双腿轻轻交叠。烟草和咖啡的气味，就从他的方向飘来。

这时，那小姐却侧身避过周小篆的手，有点焦急地开口了：“警察同志，我们只是在喝茶聊天，没做别的！”

白锦曦和周小篆都看了她一眼。

不用白锦曦交代，周小篆已沉下脸低喝一句：“警察办案别废话！出去！”

谁知那小姐竟然不买账，一扭头，看向白锦曦，“你们有办案权，我们也有隐私权。我们没做违法的事，你们……你们就不能打扰。”

白锦曦看着她，笑了。

嘿，这小姐有点意思。

思思显然对屏风后的男人极为维护，又说：“我们真的没做什么，你们……”

周小篆也有点头疼了——当警察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小姐要求警察不要打扰嫖客的。

白锦曦却笑了笑，冲思思点点头，然后果断地看向周小篆，“带出去！再啰唆就上铐。”

思思万万没想到这看似温柔漂亮的女警，做事竟如此简单粗暴，瞬间瞪圆了眼。但她也不敢再说什么，担忧地往屏风后望了一眼，就被周小篆拉了出去。

很快，周小篆又回到屋里，带上了门。

两人一起看着屏风后的男人。

白锦曦道：“出来。到警局去录一份口供，有没有违法，不会冤枉你。”

周小篆怪异地看了她一眼。以她平时横着走的性子，这种时候早冲到屏风后，把人揪出来了。今天她居然耐着性子，还跟人说明解释？

其实白锦曦早已有判断——从思思的表情反应来看，他们真的很可能没做违法乱纪的事。但一个男人，在这种藏污纳垢之地窝着，能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在做什么，难道真像刚才思思说的，盖着棉被纯聊天啊？

于是，白锦曦的好奇心也被充分激发出来。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身上肯定有事。

所以她才赔上耐心，试探一番。

短暂的沉默后，男人开口了。

白锦曦万万没想到，他会用这样的语气回答她。

低沉雄厚的嗓音，带着明显的冷漠、不悦以及一丝高高在上的清傲道：“你们是哪个分局的？”

白锦曦一愣。

身后的周小篆心直嘴快，已经中气十足地答道：“我们来自官湖派出所！”

白锦曦：“……”

她真想用目光杀死他啊。现在情况不明，那么实诚做什么？

周小篆也反应过来——他干吗向一个疑似嫖客的人自报家门？而且条件反射得就像在向领导汇报似的。他伸手挠了挠头，在白锦曦凶巴巴的目光中，乖觉地不吭声了。

白锦曦的耐性也快耗尽了，正想拔腿走过去，腰间的对讲机却突然响了。

“咳咳……小白？”

白锦曦道：“所长？”

所长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严厉，道：“你和小篆立刻从那个房间出来。人不能动。不许问。”

白锦曦和周小篆同时愣住了，又同时抬头望向屏风。

人不能动？不许问？

两人扭头齐齐往外走。

只是走出房间的一刹那，白锦曦忍不住回头，却发觉屏风下的双腿直立着——男人已经站了起来。

迷离的灯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将男人长长的影子映在屏风上。在满屋古香古色景物的映衬中，那身影无端地透出几分寂静孤绝的味道。

这晚驱车撤退时，周小篆问：“老大，今天那个到底是什么人？”

白锦曦答道：“这还用问？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卧底，要么就是连所长都不能得罪的人。”

周小篆恍然大悟，又说：“那我们要不要去问问所长？”

“不问。”白锦曦答得干脆，“所长神秘秘的，肯定问不出来。他想说自然会说。”

周小篆哦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感觉那人有点像黑社会。就是不知道是真的黑社会，还是卧底。”

白锦曦没出声。

黑道的人？卧底？

那气场，还真的有点像。平静中难掩张狂，疏离中透着挑衅。

反正不像是个好人。

夜总会绝大部分的人都被押回了派出所，门口也贴了封条，引来无数路人围观，一片惨淡狼藉。

思思是唯一一个安全留下的小姐。她当然知道自己幸运至极，全是沾房间里那个男人的光。

等警察都走了，她才偷偷溜回那房间。男人还在喝咖啡，坐在空旷的阳台上，望着城市的灯红酒绿。他的表情在夜色里有些模糊，手臂垂在椅子侧面。指间夹着根烟，旁边的烟灰缸里已是满满一堆烟头。

思思下意识不敢靠他太近，拉了把椅子在旁边坐下，关切地问：“那两个警察没有为难你吧？”

男人微微一笑，“没有。”

思思松了口气，“今天来的那个女的，挺出名的，是警花呢，听说破案很厉害。我还怕她会揪着你不放。”

男人深吸了口烟，没答。

思思想了想，又说：“不过她还真是漂亮。这么漂亮的女警察，真厉害。”

男人掸了掸烟灰，漫不经心地答道：“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女警察。”

清晨六点，白锦曦睁开眼。

眼前是灰白老旧的天花板，墙角的电风扇哗哗地吹着。几样简单但是色调温馨的半旧家具，沐浴在晨光中。窗台上放着盆小小的观音莲，碧绿如翡翠，静静绽放。

白锦曦伸手摁了摁额头，让自己清醒一些，然后坐了起来。

她烟瘾大，但又一直担心哪天牙齿和手指被染黄不好看。照例纠结了一会儿，她才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坐在床边吞云吐雾一番。

又是新的一天。

白锦曦独居在老城区，楼下全是热气腾腾的早点铺子。她买了碗粉，站在街边就开始

吃。邻居老头老太太路过，全都笑呵呵地打招呼，还有人塞给她两个肉包子。

这时手机响了，周小篆充满怨气的声音传来：“老大！你到哪儿了？可别又忘了今天的任务！”

白锦曦一个激灵，语气却很淡定地道：“没忘啊，你到哪儿了？”

“我已经到官湖二小门口了。”

白锦曦伸手拦了辆出租车，“我马上到。”

她的性格有点迷糊，总是丢三落四。不过大事倒是从来不忘。

到了小学门口，看到警服笔挺，头发还明显打了啫喱、梳了大背头的周小篆，白锦曦忍不住笑了。

学校小礼堂。

“祖国的花朵们”显然对来做治安培训的两位警察很感兴趣，围着叽叽喳喳问个不停。几位老师则微笑地站在外围，气氛热烈而活泼。

一个小男孩问周小篆：“警察叔叔，你开枪杀死过坏人吗？”

这问题略暴力，所有孩子都好奇地等待着。

周小篆先摸了一下他的头，纠正道：“叫哥哥。”

“哥哥……”

周小篆这才抬头环顾一周，特别有气势地答道：“当然，我抓到过很多坏人。”

掌声响起，周小篆收获无数孩子崇拜的目光，沾沾自喜。一旁的白锦曦讥诮地勾了勾嘴角，那意思是：真会避重就轻啊，你根本就没在实战里开过枪吧。

周小篆也十分镇定地瞥她一眼，那意思是说：乌鸦别笑猪鼻子黑，你的枪不也蒙了一层灰？

江城近年无大案。两人虽破获过几起强奸案和杀人案，但真的需要拔枪相向的恶徒，倒是一个也没遇上过。周小篆甚至有预感，他会跟局里其他几个老刑警一样，临到老也都没开过一枪。

这时又有个小女孩问白锦曦：“姐姐，是不是当了警察，就会像你这么漂亮？”

所有人都看着白锦曦。

她愣了一下，笑了。她蹲下来与小女孩平视，一脸认真严肃地答道：“是的，今天的小朋友们都特别漂亮，穿上警服一定比我看。”

下午，两人驾车从小学离开。

周小篆边开车边感叹：“老大，我刚才真怕你说实话——今天的小朋友都长得不好看。”

白锦曦静默片刻，笑了，“怎么可能？孩子的心是世界上最单纯、最干净的，我怎么忍心让他们有一丁点难过？”

周小篆闻言微怔。

有时候，他觉得老大这人挺复杂的。平时看着又酷又跬，毛病一堆，臭美又自我。但某些时候，她总是蹦出一两句柔软到你骨子里的话语。

柔软中透着沧桑，令你也不由得心生唏嘘。

白锦曦安静地待了一会儿，烟瘾却又犯了。

然后她突然就想起昨天闻到的苏烟。

那气味清冽又浓郁，混杂着咖啡的香味，令人印象深刻。

她眼珠一转，转头看着周小篆，“去素色夜总会。”

周小篆一愣，随即露出为难的神色，“真要去？”那可是所长不许他们招惹的人。

“去！”

他就不多说了。

白锦曦为什么非要一探究竟呢？本性使然。她的地盘，来了这么个敌友难辨的人物，即使明面上相安无事；暗地里，她也得把他摸清楚。

暮色里，昔日金碧辉煌的夜总会，此刻黑灯瞎火，一片灰暗寂静。白锦曦昨天拿的钥匙还在，两人轻而易举地溜了进去。

一楼大厅满地狼藉，二楼雅间也是空荡安静，一个人也没有。白锦曦让周小篆在楼梯口盯梢，自己孤身去探。

缓缓推开那间包厢的门，眼前所见与昨天并无二致。肃穆的屏风，清幽的兰花，一切古香古色，静谧如梦。

天色已经全暗，将整个房间笼罩得模模糊糊。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带上了门。

房间里没人。她凭多年的刑侦本能，就能确定这一点。所以她放松了不少，打开手电，开始在房间里翻找查看。

红木卧榻上搭着一件男式外套，白锦曦轻手轻脚地拿起，挨个口袋翻了一遍，结果一无所获，又原样把衣服搭回去。茶几上还有半盒没抽完的香烟，白锦曦拿起闻了闻，别说，还真好闻，是顶级货。可惜对刑警来说太贵，她一直舍不得买。

恋恋不舍地将香烟放回原处，她又看到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眼睛一亮，用戴着手套的纤长手指拈出一个，放入证物袋中封好。有了DNA，还怕查不出他的底细……

白锦曦动作一顿。

因为她突然感觉到后背一阵寒意侵袭。

或许是房间里某种气息的细微改变，或许是某个几乎轻不可闻的声响，又或许是直觉使

然，她心中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念头——

背后有人。

那人悄无声息地站在某处，或许在她踏入房间时，他就蛰伏着，一直不动声色地望着她。

白锦曦只觉得身上每根汗毛仿佛都竖起来了。毫无疑问遇到棘手的人物了，反侦察能力居然比她还要强……电光石火间，她突然感觉到某种气息骤然从背后逼近，伴随着极轻极快的脚步声以及……

一阵拳风！

他察觉到她的停顿，先发制人了！

转身已经来不及，白锦曦果断地将手上的东西一扔，伸手就去抓他的手臂，想来个狠狠的过肩摔。

“哼……”黑暗里，听到男人低低嗤笑一声。

白锦曦心中叫糟！下一秒，就感觉到一股大力朝双臂袭来，竟被他顺势反扭住胳膊。

白锦曦瞬间站立不稳，倒向了面前的卧榻。她果断转身，抬脚踢向男人的膝盖。男人大概没想到她在身体失衡的情况下，还能完成这样小角度、高难度的攻击动作，吃痛地闷哼一声，身子也一歪。

白锦曦心中一喜。

然后……

她就感觉到一具温热的男性躯体，结结实实地朝自己倾倒过来！

夜色静谧，房间里越发昏暗。窗外夏蝉的鸣叫，一声声清脆地传来。

白锦曦仰面躺在卧榻上，虽然两人是一起摔倒，但她半上风都没有占到——双手都被男人扣住，身体也被他压制，一时间动弹不得。

白锦曦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

夏天衣物单薄，她穿的还是短袖，能清晰地感觉到男人手臂上柔韧的肌肉，与她的手臂摩擦着。他的十指修长而有力，带着微微的凉意，紧扣住她的手。而他的腰身与她紧贴着，大腿也压住了她的腿。她感觉到了他的重量和力量，也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以及某种夹杂着烟草味的，属于男人的气息。

而他的脸就在相隔不到一尺的上方。那是一张英俊而模糊的脸，她只能看到大致轮廓。然而他的眼睛漆黑而锐利，隐藏着丝丝戾气，居高临下地逼视着她。男人温热的呼吸，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喷在她脸上。

白锦曦的脸陡然红了，暴喝道：“放开我！”

男人根本不理睬她，右手一晃，已经多了把雪亮的小刀。

白锦曦心头一寒。下一秒，那刀锋已经抵在她的脖子上。与刀刃同样锋利的，是他的眼

神，幽黑、迫人，仿佛也浸了一层霜雪。

“为什么查我？”他缓缓地问。

白锦曦的脖子已感觉到轻微的刺痛，暗暗咽了咽口水，嗓音清脆地答道：“好奇而已，也是职责所在。这一片是我的辖区，你神秘秘的，不弄清楚我怎么放心？”

男人在短暂的静默之后，嘴角微勾。

“无法令我信服。”他淡淡地说。

五分钟后。

这绝对是白锦曦的刑警生涯中，最耻辱的时刻。

她竟然被他用尼龙绳绑在了一张椅子上。

而他在相隔一米远的沙发上坐下，动作沉稳又平静。

白锦曦忍了忍，压下心头火气，脑子里也快速盘算着：这顶级包房的隔音效果明显太好，他们在里面斗得天翻地覆，外头的周小篆却一点也没听到。周小篆也是个轴的，看她这么久不出来，也不知道来望一眼……

她抬头，再次看着对面的男人。

黯淡的光线里，这次她看清了，他穿着简单的衬衫和长裤。衬衫依旧是暗色的，身躯高挑颀长。而他的轮廓依旧模糊，但脖子直而修长。

一看就是心狠手辣的主，绝不会对她怜香惜玉。

这时，他偏头点了根烟，吸了两口就夹在指间，手垂在沙发侧面，那姿态慵懒又冷酷。

“肯说了吗？”他问。

“我说的是实话。”

他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

“那就这么待着吧。”他缓缓地起身，走入了一侧的洗手间。

白锦曦看着他关上门，深吸了一口气。

男人很快就从洗手间出来了。

望向房间里的第一眼，他就怔住了。然后伸手打开了灯。

室内瞬间透彻明亮。

正中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尼龙绳胡乱扔在地上，人已经跑掉了，大门洞开着。

男人静默片刻，忽地笑了。

周小篆是跟在白锦曦身后，一路冲出夜总会的。看到她满脸通红、泪流满面，周小篆彻底惊呆了。

而白锦曦吃了大亏，又怎么肯跟旁人讲，丢面子？于是她一路沉默，脚步敏捷，只有眼

泪依旧默默地流着。直至回到后巷警车旁，她才实在忍耐不住，将一直垂落身侧的右臂送到周小篆面前，呜咽着吸了吸鼻子，“帮我把胳膊装回去……疼死了，呜呜！”

周小篆大吃一惊，“怎么弄成这样？”原来是疼哭的啊！

他扶住她的手臂，“忍着点啊。”

咔嚓一声脆响，白锦曦一声惨叫。

周小篆心疼地将她送进副驾，“到底怎么回事？”

白锦曦道：“……不小心撞的。那人没留下任何线索，什么也没查到。”

“哦。”周小篆虽然难以置信，但想想也是，老大身手这么好，怎么可能吃亏。自己大大咧咧撞伤的可能性的确更大。

白锦曦抱着胳膊望着窗外，越想越憋屈：要知道她刚才卸胳膊的时候，比现在装回去还要疼多了！

法医司白

白锦曦坐在桌前，神色严肃地沉思。

正是上班的点，有刑警走进屋，顺手就往她脑袋一拍，“小白，想什么呢？又在纠结早上吃包子还是吃热干面啦？”

话音刚落，众人哄笑成一团。

白锦曦瞪那人一眼，“去你的！”

上班铃响，各归各位。

最近大事没有，杂事不断：户籍管理、治安纠纷、偷窃案，还有年轻女孩报案被人跟踪滋扰……相比之下，几个刑警闲得无事，显得十分轻松。

周小篆椅子一滑，就到了白锦曦跟前。

“老大，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白锦曦往桌上一趴，两颗脑袋凑到一起。

“你去找那个思思探探。”她小声说。

周小篆愣了几秒钟，才想起“思思”就是那个小姐。他为难地说：“老大，你怎么还跟那男的过不去啊？”

白锦曦没出声。

他却忽然像是想起什么，脸色微变，仔细打量她，“你不会是对那男的有兴趣吧？”

白锦曦一愣，他已开始嘀咕：“难道真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是活脱脱的惊鸿一瞥烂桃花啊……”

白锦曦抓起桌上的一本书就砸在他头上，“闭嘴！别扯这些有的没的，快去查！”

周小篆却继续哼哼唧唧道：“我是提醒你！太关注别的男人，可别让徐法医知道。你忘了上次你被那个抢劫嫌疑犯揍了一下，徐法医当场就变了脸。之后他整个人都不好了，一个星期都没搭理你。你忘了？”

白锦曦正弯腰捡书，闻言动作一顿，抬头白他一眼，“胡说什么呢？我跟徐法医是纯洁的友谊关系，他当时是担心我受伤。”

周小篆却不以为然，撇撇嘴，一脸促狭地走了。

官湖派出所坐落在江城的西郊，其实就是一幢灰白色的小楼，门前有个大院子，栽种着茂密的香樟树，凉快又静谧。

临近中午，大伙儿张罗着去吃饭。白锦曦刚要起身，就见办公室门被推开，有人走了进来。

刑警们全都笑着朝来人打招呼，有几个还不忘朝白锦曦挤眉弄眼。

“徐法医，来了啊。”

“徐法医，又给小白送饭啊。”

“小白就不跟我们吃了，徐法医，回见啊！”

说曹操，曹操就到。小篆早上还念叨的法医徐司白，此刻就穿着简单的白衬衫黑西裤，单手插在裤兜里，提着几个保温饭盒，斯文又俊朗地站在门口，微笑地跟众人寒暄。待人都走完了，他才转头看一眼白锦曦，径直朝她走过来。

白锦曦单手托着下巴，看着他走近。

“你不用老给我带饭。多麻烦。”

话虽这么说，眼睛却瞟向他手里的饭盒，鼻翼也微微翕动，忍不住去嗅到底是什么的香味。

徐司白像是猜到她会有这样的反应，也不吭声，眼观鼻鼻观心，慢条斯理地把饭盒一个个拿出来，打开，然后抽出两双黑色竹筷，递了一双给她，最后在她对面坐下。

“外面的饭菜不干净。”他的嗓音温润而平和，“不如我做的。”

“谢了！”她忍不住笑了，端起饭盒，开始大快朵颐。

徐司白吃饭跟工作时一样，安静、专注，挽起衬衫袖子，举止气质清雅沉稳。白锦曦也只有跟他吃饭时，才安静得像一位淑女——没办法，他不讲话，也不喜欢别人太吵。

很快两人就吃完了。

他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角，又慢慢地喝了口水，才将饭盒一个个收拾好，整齐地放回袋子里——全程照旧不喜旁人插手。

最后他拎着一叠饭盒站起来，依旧是单手插在裤兜里，清隽高大的样子，温和地望着她，“走吧，带你去看尸体。”

“怎么说？”

他的脸上这才露出淡淡的笑意，眼眸仿佛也多了几分清澈光泽，“今早刚到的一具，生前死后被施加了五种不同的伤害。你应该没见过。”

白锦曦眨了眨眼，也笑了，“好！”

白锦曦跟徐司白的交情，要追溯到三年前，他从外地调任本市。因为一宗凶杀案，两人